



# 游走人间的寒梅

□杜怀超

我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里邂逅阎尔梅，准确地说是刘河崖村（江苏沛县）与明清士子阎尔梅墓相遇，秋风浮世吹来，尘埃弥漫。

阎尔梅是谁？阎尔梅（1603—1679年），字用卿，号古古，又号白套山人、蹈东和尚，江苏沛县人，明末清初著名文士。他的后半生一直漂泊于大江南北和中原腹地，为抗清斗争事业付出了一生。

当我们七拐八拐，辗转一番后终于抵达刘河崖村。黄叶铺满的村路，掩盖住了路的本来面目，村子稀疏荒凉，一户户砖瓦结构的人家，只见静默的房屋。在路边的一块灰白石头上，发现几个不太清晰的水泥字，已经泛白，“阎古古（阎尔梅）墓”，无尽的想象瞬间被击得粉碎。墓地不在路旁，准确地说是水泥石碑后两百米处的白桦林里，树林里枯叶堆积，灌木丛生。石碑被遮蔽在暗影里，终年没有阳光。

悲哀沿着脚下的荒野枯草，汹涌过来，还夹着一股阴冷。

刘河崖村！我再次念叨了一声。崖和河，悬崖的崖，河殇的河，刻在心上。没有阎尔梅的村子，何尝不是一座可怕的悬崖？村子之外，昔日的黄河水把村庄冲垮成悬崖，人烟稀少，少到快要成为孤村。

阎尔梅自幼聪颖好学，博闻强记，工诗善画。其文时称“旷逸跌宕，有吞吐山河之慨”，其人不愧为“人中翘楚”。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阎尔梅中举人，凭他的才气和能力，只要审时度势，顺其时而扬帆，完全可

以加官进爵，青云直上。可他天生缺少媚骨，是个敢爱敢恨的骨鲠之士。他本不是东林党人，因痛恨阉党魏忠贤一伙弄权乱政，同情东林党人的不幸遭遇，竟被人以“东林党人”罪名诬告，被关进大牢。后因对阉党一伙的仇恨，他中举之后，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文学家张溥组织的进步文学社团——复社，毅然摒弃平坦遥远的仕途。

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中国大地风云突变。清兵入关，建立起满清王朝，大明国人转眼间变成了故国遗民。阎尔梅哀痛万端，在各种地抗清志士纷纷揭竿而起的情况下，他愤然投袂荷戈，在家乡组织了七千人的抗清队伍，挥师北上抗清，后兵败被捕。

历史时常扮演着不公正的角色，总是让一些苟且偷生、见风使舵的小人春风得意。山东降清漕运总督沈文奎提审阎尔梅时，“瞪目直上视，不拜。沈知不可屈，诘之曰‘而何为者？欲作文丞相（文天祥）乎？’山人顾之曰‘然则文丞相非乎？’旋步于堂阶左右，慷慨吟诵‘忠孝平常事，捐躯亦等闲’”。作为清介之士的他，所有降清者均为精神的阶下囚。

他以诗为武器，与满清官员展开斗争。他在《大明总督马光晖移会总河杨芳兴、总漕沈文奎特疏参余下山东按察司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一蹇何劳八县兵，凌霜踏碎济南城。方昏适值髦头舞，近晓犹看贯锁横。埋骨应怜无净土，招魂可借

是虚名。愁中静想明夷数，箕子文王结伴行。”这句诗，无情地讽刺了当朝官员的虚张声势和色厉内荏。

阎尔梅像怪杰朱耷一样作践自己，称自己是驴。“一驴亡命八千里，四海无家十二年”。在十多年的颠沛流离中，他的确像一头身体羸弱、骨头坚硬、精神丰盈的驴，负载着名节，还有一颗孤贞硕大的灵魂，在人间游走，处处风险，处处艰辛，又能奈如何？正如他名字的隐喻，尔梅，梅尔；一支在人间游走的寒梅。

康熙元年，阎尔梅携子，从大风大浪的江湖风云里，回到故土。他同百姓一样耕田、种菜、植藕、捕鱼、著书，不入城府，淡泊自甘。此时的阎尔梅以一种无限的淡泊，静立在历史河流的深处，内心澄澈一片，已经没有往日的金戈铁马，剩下的只是隐于生活的日常牧歌。

“落叶梧桐缀绿瓢，莲房十亩水平桥。西邻送得黄花蟹，煮向花前用酒浇。”这首七绝是他卜居异地时的感怀。多年的田园生活难免清苦，但他感到很惬意、欣慰。当年的“捶胸泣血”“呕心沥血”“天涯孤魂”渐渐化为平静、日常，不悔恨，也不自责。

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冬，享年77岁的阎尔梅与世长辞。据《沛县志》载：“先生弥留之际，嘱家人死后按明俗筑方坟葬之，以示死不降清。”

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站在墓前，秋风徐徐，大地苍凉。我和朋友久久没有离去，对着墓碑虔诚地鞠上一躬；在他的心底，仍旧活跃着一颗属于故国的热血之心。

我在村里学校任教时，娘就特别挂心学校的事。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，娘就会问我学校里哪个老师今天给学生了，谁今天没去学校上课去街镇上赶集了……

娘说的这些话，都是她在村里干活时听人说的。听了娘说的话，我在学校里教书就更用心了。

在学校里，我教的学生大多是我生产队的孩子，他们多与我熟悉，也亲近我。每当黑夜降临，我家的小屋里就特别热闹，那些孩子们拿着书本来我家做作业，问这样那样的问题。煤油灯下，孩子们围成圈，我辅导着他们认生字、读课文、做计算题。

娘看到活泼的孩子们，脸上挂上了笑容。灯光暗了，她就用手上做工的针，把灯芯挑一挑，屋里就亮堂多了。这时，娘走进灶间给孩子们烧开水，还给他们一个一个倒上。然后，娘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墙角的暗处，摸着黑，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做手里的活儿。

到学期末了，新课程进行完了，各年级先后进入了复习阶段，学生们的作业都能自己完成，也就没有了学生来家里让我辅导。娘就问我，山娃，这些日子，咋没有学生娃来了？是你骂他们了，还是他们都学懂了？没有问题了？我告诉娘这是学校的教学安排，孩子们现在都进入复习阶段，没有了不懂的问题。

白天，娘下地干活；天黑了，她回到家做着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儿。娘要强，自从爹病逝后，她就里里外外支撑着这个家，她能做的活儿，绝不让我去做。每当我伸手要帮她时，她都会说，快去看你的书；教书的人，书看多了，才能教好那些孩子。娘没有进过学堂，没有文化，但她羡慕有文化的人。我们村里能开药方的董先生，村学校教书的程先生，娘都特别敬重他们。在农活大忙的时节，先生们家里有活了，娘总是抢先去干。

“庄稼种不好，一季子；孩子教不好，一辈子。”这是娘

对我说的。娘说，村里人在一起干活时，不少人都当着她的面夸赞我，说我教书用心，耐得烦，爱咱队上的娃娃。娘又说，你们教书就像我们种地一样，是个良心活儿，时间久了，就能看出结果了。

在我任教的第三年初冬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家，娘很少与我说话了，她把煤油灯放在自己面前，不肯让我用。我跟她谈学校里的事儿，她也默不作声。

“娘，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吗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我是心里不舒服。”娘甩过来一句话，“我问你，村上小虎、小花、满堂、翠玲、强娃都来咱家了，咋不见来生家的小儿子小龙呢？”娘似在审问我。

我告诉娘，小龙见我就害怕，他不敢来咱家。

“那他学习咋样？”娘追问着。

“不咋样！”我老实回答娘。

“那不行！”娘放下手中的活儿，冷坐了半天，没有说话。

我也没敢抬头，沉默了许久。终于，我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口。小龙他爹把咱家祸害得不轻，他们家大人心里有愧，小龙每次见到我，手都在发抖，他哪里还敢来咱家。他自己能学成啥就是啥。想起小龙爹张来生那丑恶的嘴脸，我都咬牙切齿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，一场漫天大雪过后，生产队里要求男劳力清雪扫路。小龙爹张来生和我爹被安排在村子北边的那条大路上扫雪，要把通向南北村路上的积雪扫开以便大家出行。扫雪时，张来生要奸猾滑，不好好干活。我爹是个直性子，看不惯他偷懒，就狠狠地批评了他。在把路扫通后，我爹就离开了。张来生气愤不过，就使出坏招，在雪地里写了几条反动标语。被人们发现后，他就诬陷说是我爹写的，把我爹告到了公社，害得我爹被冤枉批斗了好多天，受尽了折磨和侮辱。每每想起这件事，泪水都在我眼眶里打着圈儿。



“人这一辈子，一阵风一阵雨的，那些恩怨的仇恨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，别刻在心上。忘记了就淡了，淡了就想开了。”母亲认真地对我说。

那天夜里，母亲没有跟我聊学校的事儿。她吹灭灯，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叹息着。

第二天放学后，我特意把张来生的小儿子小龙留下来，把他的几门功课认真地检查了一遍。结果让我很吃惊，他的学习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差，平时的作业大多都是照抄同桌的，数学的基本运算法则都含糊不清。

那天晚上，我就把小龙领回了家。娘把煤油灯的灯芯拔了又拔，在亮堂的灯光下，我从第一单元开始重新为小龙补课。我告诉他，课堂上听不明白、弄不懂了，你就及时向老师提问。

夜深了，我准备送小龙回家。打开门，只见黑漆漆的夜色里，小龙他爹张来生端端地站在我家的场院里……

几年后，张小龙初中毕业考上了市里的一所医学中等职业学校。毕业后他成了乡村医生，在家乡救死扶伤，守护乡亲的健康。现年已五十岁的张小龙，去年被省卫生部门授予了“最美医务工作者”荣誉称号。

唯有喜爱水墨的朋友在纸上轻轻几笔，就勾勒出了一位银发的老妪倚门而立，举首望着雪花，睫毛上落着一粒晶莹的雪花，雪花笑着，老妪笑着，众人拍手称赞，当是一幅妙极的佳品。这，便是留白的力量，我想。只是周庄的这场雪，三毛没有看到，三毛茶屋的人看到了，也被一个叫王剑冰的作家看到了，于是有了散文集《水墨周庄》。

周作人说，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十年的尘梦。这瓦屋，这纸窗，当是一份好景致，瓦屋承载起一方空间，纸窗迷露出几分风情，在这样的景致里提壶烧水，启一罐好茶，虽没有曹雪芹笔下窖藏的雪水，亦没有陆羽《茶经》“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里的上水，亦没有中水，单就是下水也能喝出绵绵茶香。在落雪的此刻，在瓦屋之内，在炉火正旺时，有了茶，雪花也能暖意融融，何况茶是好茶，尤其是来自友人手中，冬夜，亦有了春天的气息。

纸窗听雪，闲饮茶，若是随手还有一本线装的旧书，故园就是一首诗，娴雅，典雅，有旧气，亦有灵气。起身烧一壶好水，去听雪。

## 纸窗听雪

□任随平

人醉在一场向往和念想里。

听，雪敲窗。

悄然，细碎，蹑手蹑脚的一声，雪粒用细碎的身体敲打着窗纸。雪粒的身体里是藏着梦的，那梦，从天国来，越过山野，翻过墙院，顺着杨树突兀的枝丫冷不防跳跃而下，恰恰落在临近的窗纸上，就那幻梦般的一声，似乎说出了什么，仿若又没能说出口，听雪的人将耳朵凑近了些，屏住呼吸——听——听梦——听梦里的故事，有诗的韵脚，有词的迷离，有淡淡的、淡淡的愁绪，哦，一粒雪就是一粒文字结出的童话。很久了，又是一声，听雪的人再次将耳廓凑近窗纸，那声响，却又悄悄然远去了。听雪的人伸手指轻轻端着茶杯，吸一口，茶水氤氲着茶香，却不肯咽下去，茶

香有灵气，茶香跌入喉管的那一刹那，还会顺着鼻息跑出来，是猴魁，是六安瓜片，是安溪铁观音，是信阳毛尖，是大红袍，是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，是一罐新启的毛峰，是有情人远道而来的一声问候，这问候遇到一壶好水，便酿出了一壶好茶。好茶落在好景致里，就是一幅好画。茶可入诗，亦可入画。

是一幅画，就得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文字记录的画，少了留白，多了渲染。那年与朋友小聚，在周庄，遇上一场雪。水乡的雪确实不能称为一场雪，只能说落了一层雪，那“层”薄如蝉翼，我们就坐在桥边，雪落在桥上，也落在身后的流水里，有朋友提议每个人用不同的语言描述这场雪，我们用语言都没能说好这场雪，

草原初雪  
汤青摄影



## 家乡炊烟

□张恤民

周末回乡下老家，看到邻居们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想起了我对家乡的深情回忆。

学有一个用钢管制成的“大钟”，悬挂在一株高大的银杏树上，上下课铃声一响，清脆的声音能让方圆五六里的地方都听到。我们村距离最近，在对面的山坡上声音更响。村里的人就把学校的铃声当作做饭的时间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能掌握时间从地里提前回家做饭，不影响上学的孩子回家准时吃饭。

故乡的炊烟是生活中最美好的向往。放学路上看炊烟，和伙伴玩耍的时候看炊烟，到坡上寻猪草放牛看炊烟，下地干活看炊烟。炊烟升起的时候，就是父亲母亲做饭的时候，也预示着将要回家了，顿时，那饭香味让人禁不住伸出舌头在嘴边打圈。这似水的炊烟，流淌在心田，这如梦的炊烟，让人有深深的眷恋。

而今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，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，农村土木砖混结构的矮房也被白墙红瓦的高大楼房取而代之。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，电磁炉代替了秸秆柴草，加之人们生活的节奏、劳动时间不一致，广阔的农村也不再那种炊烟彼此袅袅交织的景象了。只能偶尔看到村庄上空一道道浅蓝色的炊烟，虽少，但还会给人留下故乡的一抹乡愁。

故乡的炊烟飘着甜美的梦幻，有着对往事的追忆，镌刻在心中的美好记忆成为一幅永不褪色的画卷。在那袅袅升起的炊烟里我找到了自己以往的生活，仿佛看到了父亲母亲做饭时的身影，也看到了我们吃饭时父母灿烂的笑容。

一盏茶的工夫，暮色低下了屋檐，雪就跟在沉沉暮色之后，肆意地落下来。

落一场雪，在乡野大地，是村庄的福祉，是生命的渴求。听雪，于纸窗之侧，最妙。纸窗里有乾坤，有文字的精灵，有唐诗宋词，有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的旖旎，有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空蒙，透着纸香，结着情缘，一页纸就能连接起远古与现代，一页纸里也能生长出葱郁的树木，能够跳跃出如雪的刨花。当然，木格窗棂亦能幻化出一页页纸香，于是，一页纸立在木格窗棂上，就像一朵雪花黏附在洁白的墙面上，纸与窗俨然融为一体。何况，站立在窗棂上的纸页，一定是落着“红梅闹春”“喜鹊登枝”的图景，单就这图景，就能让听雪的人醉在一场向往和念想里。

过了霜降，院子里便开始落叶纷飞了。那个秋天的午后，我和四岁的女儿一起去清扫院中的落叶。我笑着说我们是站在冬天的门口扫秋呢。女儿却不以为意，她更希望屋檐下那些早已南迁的小燕子统统都飞回来，陪她一起去撒欢打滚儿……忽然，她一声尖叫，扔下工具就蹲了下去。只见一只黑白相间的燕子，孤零零地睡在落叶下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早已没了生机。

女儿和我决定一起把小燕子埋在大树下。随后，她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和我讨论小鸟死亡原因的话题。我和她罗列了

## 生命是一只自由翱翔的鸟儿

□云心简

多种可能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因为任何生命都是有尽头的！”“老爸，我也会死吗？”女儿眨着眼睛惊愕地望着我，忽然泪流满面：“可我不想死。我也不想让爸爸妈妈死。我不想离开你们！”说完，号啕大哭。

我瞬间怔住了，一下子揽过女儿。我一时语塞，竟不知如何去和女儿进一步解释生命的结局——毕竟，死亡的话题，对于一个四岁的孩童还是无法承受之重。

那天晚上，女儿连饭都没吃，她在抽咽中睡着了。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的，她会彻底忘了这个话题，又会变回那

只无忧无虑的小鸟！

有人说，生命终究是一场追逐着幻光的旅行。在这场只知道起点，而永远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单程旅行中，那些权力、财富、荣誉、地位，那些平凡的、伟大的、追求的、珍贵的、痛恨的，最终都逃不过空幻一场的命运。我们曾经拥有过的，以及那些我们未曾拥有过的，最终都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散入尘烟……

生命，本质上可能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，它更像是一个思想和灵魂的载体或容器。生命有限，我们才会向死而生。我们才会懂得人生不仅仅

为了活着而活着。我们才会懂得不负好时光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追求，去承受，去感悟，去生活，去经历，让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的生命更有厚度，更有意义。

女儿啊，我们的生命就像是一只自由翱翔的鸟儿。因为早已知道了自己最终散入尘烟的归宿，所以，我们才会紧紧握住，才会义无反顾，也才会去天空尽情地自由翱翔！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亲自去触摸这个烟火人间的温度，用自己的翅膀去一寸寸丈量这个世界的曾经、现在与将来！

